

沉默是浮动的暗香

□ 韩青

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什么也不说，也不用听旁人说什么流言蜚语，耳根清净真是完美世界啊。每每这时，我感觉自己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暗自发亮，面对着一个辽阔的俗世，外面不管是暗黑还是繁华，我都不会淹没自己、迷失自己。就一个人兀自沉默着，一次又一次。我知道，每时每刻，我能看见自己，至少还没有变得面目全非。我庆幸，我还认得出自己。

尼采说：“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人，定是对自己的本性、真心与真实身份有所隐瞒。”就是说，这样的人往往借此转移对方的注意力，从而防止别人发现自己所隐瞒的内容。

而我喜欢沉默，不是充什么清高，要什么酷，搞什么另类，我只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如果说，那也只是随声附和，或阿谀奉承，甚至纯粹扯淡，总之，没什么正经。如果我跟他们沆瀣一气，那么说明我也是一个没有主见、随波逐流的

人。再说，我也没什么要靠甜言蜜语来掩人耳目的。沉默时，我就像一杯子上下翻动的水，终于沉静下来，那些浑浊没了，剩下的是一杯子的澄澈，一个透明的自己。然而，我要是一个人喋喋不休，那么就说明我要么是个话唠，要么是在哗众取宠。每个人都是演员，我喜欢本色出演，包括沉默的时候。

在尘世，走着，爱着，生活着……我越来越发现，多说无益甚至致人丧命。当年，孔子前往列国游说，在太庙前观看，右边石阶前立有一个金子铸造的人偶，在他嘴上贴了三张封条，背后刻上：“古之慎言人也，戒之哉！戒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。”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杨修，就是在跟曹操说话的时候，表现得过于聪明以至于曹操对他起了疑心，结果引来杀身之祸。古今中外，这样的悲剧，不胜枚举。

还是不说吧，沉默是上策中的上策。庄子说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

而不及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”世间美好的事物往往都是这样的。阳光、春天、花朵、林荫、星星……你听过它们说话吗？一定没有，但我们能感受到来自它们内心的那份美好。当年，释迦摩尼上大课，众弟子都望着他，却不解他为什么不说话，只是拿着一朵花在手中转来转去。大家面面相觑，都不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。可是，他的大弟子迦叶见师父“拈花”，却“破颜微笑”，便明白师父的意思了。要知道，世间最美的莫过于花了，而花的那份清香，你听不到、看不见，却能感受到，并且，滋养你的灵魂。暗香浮动，你会感觉很舒服。

而最让人感觉舒服的沉默，一定与人的德行息息相关。《忍经》中记载：陈重在官府中任职。与他在同一官府中任职的一个人欠了别人数十万钱的债务，债主每天都来催债，可是那个人没钱还债。陈重便悄悄帮那个人把债务还清了。当那个人知道后去感谢他时，他却说：“这件事不

是我做的，估计是与我同名同姓的人做的吧。”他始终不肯收受那个人的谢礼，也不向别人提他帮助人的事。一个人做了好事，往往会马上广而告之，唯恐天下人不知。而像陈重这样，做了好事仍然保持沉默，这才是真正做好事的姿态。正如《古兰经》里所言：一个人公开做好事是好的，悄悄地做好事是更好的。这样的沉默，才是真正的、名副其实的暗香，沁人心脾。

就是说，这样的沉默，是花，里面装着清香，而这也是我们向往并追求的沉默，里面装的全是真、善、美，一旦开口说了，往往就是对它们的一种损害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，你所说的，往往就是为了显摆、炫耀、邀功、将自己“高大”的一面呈现给世人。

还是什么也不说吧。任暗香浮动，醉了自己、别人和世界，而不要像一只蛙那样，强聒不舍，搞得自己和四邻都不安生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

点滴

最高峰和山下石

□ 张培智

在一片崇山峻岭中，一座山峰环顾左右，志满意得地说：“怪我闭塞无知，原来我是最高的山峰。”

山脚下的一块石头说：“你确实很高，令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。可我听说‘山外有山’，你怎么敢自称是最高的山峰？”

“最高峰”俯身看了一眼山下的石头，问：“难道还有比我更高的山峰吗？”

山下石说：“当然，地球上数以千万计比你高得多的山峰。”

“最高峰”依然很得意地说：“就算这样，在千里之内我肯定是最高的山峰。”

山下石说：“还是轮不上你。”

“最高峰”显得有些不悦地说：“百里之内，总该可以称得上最高峰了吧？”

山下石说：“也未必。”

“最高峰”脸色难看地说：“那你说，在目力所及范围内，有哪座山峰比我高？”

山下石说：“你确实是这片山林中的最高峰，但仅略高而已……”

“最高峰”近乎愤怒地说：“真是可恶，你只不过是我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而已，有什么资格对我这样评头品足？”

这时，一直没有说话的松树对“最高峰”说：“你连善意的提醒都听不明白，也配谈论‘高低’！”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旁观即是一种辜负

□ 张德江

冬深，夜归人群的熙攘往来中，一位骑着三轮车的女人，穿戴严实，难掩一日劳作后的疲惫。她的一只手捧着一束百合，那团白，如月华，又如清辉，暮色中惊人眼目。借着那团皎白，女人的眉目也明晰起来：那是一副波平浪静的面孔，有过岁月深耕过的痕迹，却无惧无畏，万山如夷。

即便被生活覆以困顿与劳乏，但心中仍须怀有美好。这种对美好和温暖的参与，便是对生活意义的采掘。而这种权利，人皆有之。

一日之晨，常能早早唤醒我，使我免于深睡久眠。即便晨初是一首形而上的诗，愿闻其详，愿咏其篇，依旧是一种践行。时间本身往往并不携带任何意义，仅仅是一种秩序，先来是因，后到为果，不过人们却在时间中赋予了其无穷意义，才使往事可堪回首，光阴弥足珍贵。

比起遗失和错肩，置身事外的旁观，或是最大的辜负。

因为，往往只有亲临力行才有深入根蒂的力量，这种给予远多过听闻与言说。“听过很多道理，依然过不好这一生”，没有真正渗入骨血，化人心魄的听闻，又何以撑起风雨俱来，且历久弥坚地支起来日方长？广厦百千尺，立地几梁柱。而“梁柱”的获取，定是一己之力的身历其境、彻醒彻悟。旅行，必是身入其境的抵达，不由地图和照片拼凑而成；读书，自是捧灯沉卷的精读细阅，而非取自他人的断章摘句……

我们会发现，阅人读事，越往深处，越难轻易言说好恶与悲欣，如同面对一轴吞

吐兴亡、荣辱的沧海桑田，定会无语又无言，却已生一派丰饶在心中。人，宜深读久往；事，忌断章浅尝。

因此，凡所抵达的努力，成长的历经，认真而虔意，便配得上所有的敬重，即便是或贫或粗糙之人。

高贵，多半由进化而来，脱离群尘的热闹鼎沸和一云俱云。这种“进化”的过程便是参与其中而不旁观的过程。

不旁观，是若得茶，则尽其茶；若得春光，则安享春意；是若临风，则饮其风；若沐雨，则行走雨中；是若深情，则白首雪鬓；若用心，则入全情，赴全力。

不旁观，是峰高谷低时的不得意、不败意；不旁观，是既往不恋，未来不迎的当下不杂；不旁观，是一茶一影又一曲的午后，风长梦长斜阳长；不旁观，是莫负少年志，莫待芳华逝，莫欺深情人，莫错四月天……

当人识尽所有的妍丑悲欢，就不会一言以蔽之地断之以是非对错；当人开始知晓百转柔肠的寸裂寸断，就会对这个世界更多地报之以歌。

久冬而雪，南方幸得盛景，人们好一个喜闻乐道。其实“少见且难得方能占得刻骨的美”多半是寻常之物给的误会。喜新是种瘾，守旧是种毒，适可有度，便不会陷于偏执。最好的美，是给人以希望，而不在于它是否稀罕或平素。

能够给自己希望的，绝不可能源自他人，否则难免吃受制于人的苦，而希望，总能识得人们的全心相付，从而其义自见。

——摘自《信阳晚报》

人物

每天只学一个字

□ 姚秦川

于右任原名伯循，字诱人，之后以“诱人”的谐音“右任”为名，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。于右任的书法潇洒飘逸，自成一体，其成就主要在于草书方面。于右任在书法上面取得的成功，缘于他与众不同的每天只学一个字的学习方法。

年轻时，于右任主要致力于魏碑书法的研习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然而，在他过42岁生日那天，于右任却突然向身边的亲朋宣布，自己从当天起，开始学习草书。

大家听后，都对他的决定表示反对：“人常说人生三十不学艺，现在你已经过了不惑的年龄，学习起来肯定费劲吃力。”更有一个懂书法的朋友给于右任分析道：“草书和楷书之间有很大的不同，先不说草书不好认，它们更不好写。如果想要写好草书，必须先要记准草书的写法，这对任何一个习草书的人来说，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。”

于右任听完大家七嘴八舌的劝告后，先是对自己好的意表示感谢，随后他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学写草书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不过我想出了一个看似不切实际但却实用的笨办法，我打算每天只记一个字的草书写法，这样下来，一年就可以记住365个字。我坚信长久坚持下去，滴水一定能够穿石。”

从第二天起，于右任便开始了每天只学一个字的习字方法。偶尔，哪一天因为别的事情耽误了学习，他也会在第二天将前一天没有学的字补上。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坚持，于右任最终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，世人更是尊称他为“草圣”。

对于学习草书，于右任有一句名言：“我们学习草书，如不能成为‘草圣’，也应成为‘草贤’，千万不要成为‘草包’。”由此可见，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来说，只要你坚定了成功的信念，并为之付出汗水和努力，再小的浪花也能汇聚成为浩瀚的海洋。

——摘自《报刊精华》

■ 赐稿邮箱：dtwbzj@163.com ■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
编辑部地址：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电话：0352-2050272
邮政编码：037010

承印：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：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140200400009 广告热线：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：0352-2503915

■ 白办发行
全年订价：258元